

春明外史

上冊

世界書局印行

張恨水 著

春明外史

上册

世界書局印行

前序

余少也不羈，好讀稗官家言，積之既久，浸淫成癖，小齋如舟，牀頭屋角，纍纍然皆小說也。既長，間治詞章經典之書，爲文亦稍稍進益，試復取小說讀之，則恍然所謂街談巷議之言，固亦自具風格，彼一切文詞所具之體律與意境，小說中未嘗未有也。明窗淨几之間，花晨月夕之際，胸懷曠達，情有不能自己者，竊嘗拈毫伸紙，試效爲之，亦復悠然神會，輒中繩墨焉。於是又感小說如詩，亦足爲慰情陶性之作，不必計字賣文，強迫而出此，更不必以此儕於著作之林，作爲不世之業以爲之也。年來湖海消沉，學業之事，百凡都已頽廢，惟於小說一道，尙愛好如恆。吾友舍我知其然也，當其主辦世界晚報之始，乃以撰述長篇相託，余因之遂有春明外史之作，余初非計字賣文，亦未敢自儕於著作之林也。夫太玄之篇，且覆醬瓿，左思之賦，幾蓋酒甕，而此雕蟲小技，又烏足以自鳴耶？金聖歎批西廂，自謂爲人生消遣法之一，余竊引以自況焉。容亦讀者所許歟？

民國十四年十月張恨水序。

後序

漸之意義大矣哉！從來防患者杜於漸，創業者起於漸，漸者，人生所必注意之一事乎？吾何以知之？吾嘗來往揚子江口，觀於崇明島，有以發其省也。

舟出揚子江，至吳淞，已與黃海相接，碧天隱隱中，有綠岸一線，橫於江口者，是爲崇明島。島長百五十里，寬三十里，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其上無不具有，儼然一世外桃源也。然千百年前，初無此島。蓋江水挾泥沙以俱下，偶有所阻，積而爲灘，灘能不爲風水捲去，則日積月聚，一變爲洲渚，再變爲島嶼，降而至於今日，遂有此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卓然江蘇一大縣治矣。夫泥沙之在江中，與水混合，奔流而下，其體積之細，目不能視，猶細於芥子，十百倍也。乃時時積之，日日積之，以至月月年年積之，居然於浩浩蕩蕩，波浪滔天之江海交合處，成此大島。是則漸之爲功，真可驚可喜可懼之至矣。

於此，乃可以論予之作春明外史矣。予之爲此書也，初非有意問世，顧事業逼迫之，友朋敦促之，乃日爲數百言，發表於世界晚報之「夜光」。自十三年以至於今日，除一集結束間，停頓經月外，餘則非萬不得已，或有要務之羈絆，與夫愁病之延擱，未嘗一日而輟筆不書。蓋以數百言，書之甚便，初不以爲苦也。乃日日積之，月月積之，寢假得十萬言，成若干回矣。寢假得二十六萬言，成第一集矣。寢假得六十萬言，成第二集矣。而吾每於殘星滿天，老屋紙窗之下，猶爲夕夕爲第三集也。今亦成書六回矣，合之可得七八十萬言也。今率爾命人曰：爾須爲文八十萬言。未有不驚其負任之重且大者。然予卒優爲之，蓋成於漸而不覺也。古人有惜寸陰者，有惜分陰者，良有以歟？因子之書之成於漸也。或曰：其書係信手拈來，湊雜成篇，或曰：不然。譬諸畫山水，先有大意，然後興到一揮，合之自然成章。予曰：唯唯否否。謂毫無布置，日日爲之，各不相顧，則此七八十萬言，將成何話說？謂固有規矩，

按意命文。然爲文如擲骰趕盆，一時有一時之興致，卽一時有一時之手法。爲文且千餘日，謂仍不失初意，又欺人之談也。夫江中之泥沙，漸漸成島，未必不改原來之形勢，而其卒能成島則一也。又奚問焉？然此實非予所計及。予書旣成，凡予同世之人，得讀予書而悅之，無論識與不識，皆引予爲友，予已慰矣。卽予身死之後，予墓木已拱，予髑髏已泥，而予之書，或幸而不亡，乃更令後世之人，取予書讀而悅之，進而友此陳死人，則以百年以上之我，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得而爲友，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其他又奚問焉？人生至暫，漸漸焉而壯，漸漸焉而老，漸漸焉而死而朽，不有以慰之，則良辰美景，明窗淨几，都負之於漸漸之中，不亦大可惜哉？悟此者，乃春明外史之友也，亦予之友也。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彤雲覆樹，雪意滿天。書於老屋紙窗，青爐紅火之畔。張恨水序。

續序

春明外史今歲事矣，吾之初作是書也，未敢斷其必歲事也，今竟歲事，是在吾一生過程中所言行百千萬億之事，而又了卻其一矣。使吾而爲吾自身作傳，所可大書特書者也。夫人生作事，大抵創其始易而享其終難，吾於此書創其始而亦觀其終，快何如之？而讀春明外史者，於其第一日在報端發表時讀之，於其第一集發印單行本時又讀之，於其複印第二集單行本時，更讀之。今於吾書卒業時，於其全部自第一字至最末一字，且全讀之，又得不以爲快乎？作者快，讀者亦快，吾願與愛讀春明外史者，同浮一大白者也。更或獲萬一之幸，吾書於覆瓿之餘，得留若干部存於百年之後，則後世之人，取書於故紙堆中，欣春明外史之底於成，而讀春明外史者之得觀其成，則讀吾文至此，見吾與吾友之同浮一大白，當亦忍俊不禁，陪浮一大白矣。是可樂也。

雖然，吾因之有感焉。吾書之初發表也，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而其在報端完畢也，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其間凡五十七越月矣。此五十七越月中，作者或曾欣欣然有若帝王加冕之慶焉，或曾戚戚然有若死囚待決之悲焉，亦有若釋家所謂無聲色嗅味觸法，木然無動而不知身所在焉。若就此而爲文以紀之，則十倍於春明外史之多可也。然而今何在者？皆已悠悠忽忽，僅留千萬分之一作爲回憶而已。不亦哀哉？吾如是，吾知讀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不但如是而已，則在此五十七越月中，愛讀春明外史者，生離者或當有人，死別者或當有人，卽遠涉窮荒，逃此濁世，或幽居因地，永不見天日者，或亦莫不有人。是皆吾之友也，吾竟不能以吾友愛讀者，獻與得卒讀之，使其生平，多一未了之緣，此又吾耿耿於心，愀然不樂者矣。

由前言之，可樂也。由後言之，乃不勝其戚矣。一下里巴人之小說成功，其情形且如此，况世事有百千萬億倍重於此者乎？信夫，天下之事有相對的而無絕對的也。

吾書至此人或疑而問曰：然則子書之成也，樂與戚乃各半焉，果將何所取義乎？吾又欣然曰：與其戚也，寧悅焉。夫人生百年，實一彈指耳。以吾書遂日隨寫五六百言，費時至五十七月而書成，似其爲時甚永也。然吾於書成後之半歲，始爲此序，略一回憶，則當年磨墨伸紙，把筆命題，直如昨日事耳。時光之易過如此，人生之歲月有涯，於此一彈指，棄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聽其如電光火石，一瞬卽滅，不亦大可惜耶？今吾在此若干年中，將本來勢將盡去之腦之目之手，於其將去未去以成此書，造化雖善弄人，而吾亦稍稍獲得微跡，而終於少去須臾，是終可慶也。且讀吾書者，因而喜焉，因而悲焉，因而相與討論焉，亦將其將去未去之腦之口之目之手，以盡一時之適意，亦未始非好事也。不寧惟是，而最大之效用，且又可於若干時候，忘卻日日追逐之死焉。夫人生之於死，拒之有所不能，急而覓死，人情又有所不忍，坐以待死，亦適覺其無聊者也。然則人生真莫如死何矣。茲有一法焉，則盡心努力，謀一事之成，或一念之快，於是不知老之將至，直至死而後已，遂不必爲死拒，爲死不忍，爲死而無聊矣。識得此法，則垂釣海濱，與垂拱白宮，其意無不同。而吾之作小說，與讀者之讀小說，亦無不同也。客有悟此者乎？則請於把盞臨風，高枕燈下，一讀吾書，更不必遠涉山島，而求赤松子其人矣。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瀋陽還北平，獨客孤征，斗室枯坐，見窗外綠野半黃，饒有秋意。夕陽亂山，蕭疏如人，客意多暇，忽思及吾書，乃削鉛筆就日記本爲此。文成時，過榆關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張恨水序。

回目錄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一
第二回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一二
第三回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二一
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二九
第五回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消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四四
第六回	萍水約雙棲非雞非鶩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五六
第七回	寂靜禪關奇逢訝姹女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六九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七九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姝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九〇
第十回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一〇〇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一一一
第十二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一二二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臺真燦爛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一三四
第十四回	綺語道温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一四四
第十五回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	一五五

第十六回 慾壑空填花叢迷老吏 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雄 一六七

第十七回 目送飛鴻名花原有主 人成遂客覆水不堪收 一七五

第十八回 私語賦閒人情何綿密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一八四

第十九回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一九六

第二十回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槎 二〇六

第二十一回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瓣香卻病聊贈一枝梅 二二〇

第二十二回 滿面啼痕擁衾依繡榻 載途風雪收骨葬荒邱 二二三

第二十三回 拈韻迎春詩情消小恙 放懷守歲旅感寄微醺 二五三

第二十四回 新句碧紗籠可憐往事 錦絃紅袖拂如此良宵 二六四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龕空名傳勝蹟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二七六

第二十六回 奇句寫情懷攫羊似虎 錦屏漏消息打鴨驚鴛 二八四

第二十七回 夢感前塵填詞傷舊雨 書還故主鑄錯得新詩 二九六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撲朔 獻花同染指捷徑迷離 三〇五

第二十九回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付寄託遙深 三一六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三二七

第三十一回 稚子無家依人儕鄭婢 名姝雅集願曲學周郎 三三七

第三十二回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鈎斜 三四九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蹤名藏字裏 勤破美人計金盡牀頭 三六一

第三十四回	斗酒隻雞淒涼祭綠野	閒花野草惆悵晤青衫	三三四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三八五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銀燈搖豔影	魔城自限錦字惜華年	三九七
第三十七回	玉臂親援豔詩疑稿木	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	四〇八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紅氈人胡不醉	斷恩盟白水郎太無情	四一八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蹤投書寄愛	華筵趁餘興擊鼓催花	四二八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頻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四三八
第四十一回	指點畫中人神傳阿堵	紛騰詩外事典出何家	四四八
第四十二回	澈夜搜枯腸文章有價	因時關利數名士無虛	四五八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談灰心悲獨活	臨風品茗冷眼羨雙修	四六八
第四十四回	對影三人夕陽無限好	依山一笛高處不勝寒	四八二
第四十五回	遠道供山珍百朋相錫	下廚勞素手一飯堪留	四九五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鄰喜環碧樹	迎秋有樂事約種黃花	五〇六
第四十七回	學尙塗鴉餽釘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尋香	五一六
第四十八回	鬻畫分金割愛助膏火	讀書補拙勉力答瓊瑤	五二八
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淚珠換眷屬	書生吐氣文字結姻緣	五三八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擲金留笑去	脂粉地獄微服看花來	五五二
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	五六三

- 第五十二回 一束結金蘭緣訂來世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五七七
- 第五十三回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五八六
- 第五十四回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五九六
- 第五十五回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連宵製菊選筆墨閒人……………六〇六
-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陳擢金勝竹葉 新章急就揮汗頰梅花……………六一六
-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六二七
-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六三九
-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蕪蓬門驚枉駕 風塵落拓粉墨愧登場……………六五一
-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衝寒謀去路 饑來驅我墜溷誤前程……………六六一
- 第六十一回 擁絮聽嬌音惺忪溫夢 假爐消永夜婉轉談情……………六七二
- 第六十二回 枕上託孤心難爲妹妹 樓頭拚命意終惜卿卿……………六八二
- 第六十三回 氣味別薰蕕訂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六九四
- 第六十四回 已盡黃金曲終人忽渺 莫誇白壁夜靜客何來……………七〇五
-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終乖鶴蝶 不須京兆筆且訪屠沽……………七一六
-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飯佛 禪關擁雪僻地更逢僧……………七二七
- 第六十七回 對席快清談流連竟日 憑欄驚妙舞搖曳多姿……………七三七
- 第六十八回 心隔蠻絃還留芳影在 目空螳臂起舞劍光寒……………七四八
- 第六十九回 寬大見軍威官如拾芥 風流關國運女慢傾城……………七五七

第七十回	聲色相傳兒原跨窻物	錙銖計較翁是惜財人	七六七
第七十一回	妙手說賢郎囊成席捲	壯顏仗勇士狐假虎威	七八〇
第七十二回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	七九三
第七十三回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	八〇三
第七十四回	描寫情思填詞嘲豔跡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	八一四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八二五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側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	八三七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	八四九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銜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八六一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遜浮鷗	八七一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	一場鴛夢斷蠟淚迎人	八八四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病	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	八九六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九〇九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九二四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九三六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詩絕命	撫棺傷薤露慟哭輕生	九四八
第八十六回	舊巷吊英靈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	九六一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春來總是負啼鵲，披髮逃名一惘然！除死已無銷恨術，此生可有送窮年？
丈夫不願嗟來食，養母何須造孽錢！遮莫聞雞中夜起，前程終讓祖生鞭。



這

首詩，是個騷旅下士所作，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你看他滿腹牢騷，卻立志甚佳，在作書的這部小說裏，他卻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姓楊名杏園，號卻很多，什麼綠柳詞人啦，什麼滄海客啦，什麼寄廬啦，朝三暮四，日新月異，簡直沒有一個準號；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都叫他一聲楊杏園。在我這部小說開幕的時候，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所以這五年來，他都住在皖中會館裏。這皖中會館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擁擠不堪，只有他正屋東邊，剩下一個小院子，三間小屋，從來沒有人過問。原因這屋子裏，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發瘋病死了，以後誰住這屋子，誰就倒霉。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誰還搬來住。楊杏園到京的這年，恰好會館裏有人滿之患，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空堆着木器傢伙，他就叫長班騰出來，打掃裱糊，搬了進去。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說住不得的。楊杏園笑道：我本來倒霉，不搬進去，不見得走運；搬進去，倒落得清閒自在，住一個獨院子了。人家見他如此說，也就由他，其實這個小院子，倒實在幽雅。外邊進來，是個月亮門，月亮門裏頭的院子，倒有三四丈來見方，隔牆老槐樹的樹枝，伸過牆來，把院子遮了大半邊。其餘半邊院子，栽一株梨樹，掩住半邊屋角，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兩明一暗。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一間作臥室，一間作書房，一間作爲好友來養茗清談之所，很是舒服。一住五年，他不願和人同住，也沒有人搬進來。說到這裏，正是三

月初旬的天氣。北地春遲，這院子裏的梨花，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窗明几淨，空院無人，對着這一棒寒雲，十分清雅有趣。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翻了幾頁，正看到那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忽聽見有人喊道：杏園在家嗎？楊杏園丟了書本望外一看，卻是他影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連忙招呼道：請進來坐，請進來坐。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笑道：你倒興復不淺，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應該出去逛逛，才是。楊杏園道：何嘗不是呢！但是我就想不出一個消遣的地方來，二來我這院子裏的梨花，正開到好處，多多賞玩一會，我覺比逛那龍蛇混雜的遊藝場，卻好得多。何劍塵道：難道北京之大，就沒有你消遣之所嗎？這未免矯情太過了。這樣罷，我來作個小東，請你吃小館子，吃完了，我們去看中國電影戲兒，好不好？楊杏園道：吃小館子我倒贊成，那家好呢？這卻是個問題。於是彼此討論半天，後來是何劍塵硬行主張，要到九華樓去。楊杏園道：九華樓的揚州菜，倒有幾樣不含糊，就是地方窄小的不堪，老等沒有座位。何劍塵道：去早一點，總可以不至於等座位的。楊杏園道：吃館子要等座位，那也是個虐政，不過我常見一班吃學專家，越是窄小而又擁擠的地方，越是愛去，好像有什麼學問似的。於是開館子的人，他有展開局面的機會，他也不展開了。何劍塵笑道：你能看到此層，也就於吃學三折肱了。說說笑笑，不覺已是七點鐘，二人便坐着車子向九華樓而來。楊杏園一進門，便覺油香酒氣，狂熱撲人。那雅座裏面，固然是烏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就是雅座外面，櫃臺旁邊，三三兩兩的包月車夫，有的拿着氈條，有的披着洋毯，排班也似的站着。楊杏園回頭對何劍塵道：如何？我不說是無望嗎？那櫃上掌櫃的，不待何劍塵回話，便道：樓上有座位，二位請上樓罷。何劍塵對楊杏園道：且上樓看看。二人上得樓來，見這三間單間，早放下了簾子，裏面杯盤爭響，人語喧嘩，鬧成一片。外面散座，四張桌子，也全坐滿了人，二人大失所望。正想下樓，一個夥計正從一個單間裏出來，見了何劍塵，滿面堆下笑來道：三爺，你好久不來了啊。說時，順手搬兩張凳子過來，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來，就是一頓亂擦。口裏說道：你二位請坐，這單間已經在算帳，

說話就得說到這裏，何劍塵正要問話，只聽見左邊屋子裏一陣筷子敲盤子聲，噹噹的直響，意思是叫夥計或者催菜，那右邊屋子裏又喊道：夥計！拿花捲來。這夥計接連答應了兩個喂字，轉身就走。楊杏園笑道：這夥計的職務，要是叫我幹一天，我必然肝腦塗地，虧他三百六十天，朝朝如是，居然樂此不疲。何劍塵道：什麼樂此不疲，也是爲吃飯二字所迫罷了，好像夜靜更深，人家都睡的甜蜜蜜，我們還是睜着兩隻大眼睛，在那電燈底下，什麼內閣問題，什麼國會風潮，把人家瞎帳，正研究得個不了，擴而充之，彼此境況，都是一樣啊。楊杏園道：言歸正傳，你看還是等一等座位呢？還是另走一家？何劍塵道：我是幾天想吃這裏的松鼠魚和燒鴨炒芽菜，還是等一會罷。楊杏園沒法，也只好坐下來等，不免用目光射到散座上去。只見西角席上，坐了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的，穿了一身的嗶嘰衣服，胖胖的臉兒，嘴唇上養一撮短鬍子，神氣很足。一個年紀輕些的，穿了一身西裝，帶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羅克斯眼鏡，頭上分髮，梳得光溜溜的一絲不亂，雪白的一張臉，一根鬍子也沒有。楊杏園正在打量他們，那個穿西裝的也回頭向這邊看來，他見了何劍塵，忽然站起來道：何劍翁！好久不見了。何劍塵一看，原來是內務日報的主任凌松廬，便也站起來道：久違！久違！凌松廬道：你是兩位嗎？我這席上正有兩個位子，這面坐罷。何劍塵道：不必，不必，各便罷。凌松廬那裏肯，再三再四，硬要何楊二人坐下，何劍塵沒法，只得坐上這邊來。大家介紹之後，才知道那位小鬍子係樟腦局局長，他的職務係在福建地方專辦樟腦事宜，姓江，名大化，是把南洋華僑資格來作官的。這時添了杯筷，凌松廬點的菜，一碗一碗送上來。凌松廬對何劍塵道：我雖然是福建人，就愛吃江蘇館子，北京空有幾家閩菜館，全不是那一回事。劍翁對於江蘇館子，自然是內行了，請你點幾樣罷。又對楊杏園道：我們雖然初次見面，卻不必客氣，請楊先生也點一兩樣。何楊頭裏少不得謙遜一番，後來點了幾樣燉鯽魚紅燒鴿子之類。不一時，飯畢，凌松廬在皮篋裏拿出一枝雪茄，一面擦洋火，一面吸着，吸了兩口，仰在椅子上，將右手大指食指，夾着雪茄，卻用中指不住的彈煙灰。擡頭望着江大化道：吃過飯，那裏去玩？

江大化道：還是胡同裏走走罷。凌松廬對何劍塵笑道：你看如何？何劍塵道：我卻是一家相識的沒有。江大化道：過於客氣，這裏拐灣就是韓家潭，何不走走？楊杏園看見何劍塵那個樣子，是有點動心了。因對他們三人道：他處無不奉陪，逛胡同我卻是個十足門外漢，那是要除外的。凌松廬道：要去自然大家同去，一個也不能少。何劍塵道：杏園！你就去罷。你不是說過，北京各級社會，連車夫聚會的小茶館，都得實地調查一下嗎？那麼，像這南北馳名的八大胡同，怎樣能不去一廣眼界呢？江大化道：包你去了一次，還想第二次呢。楊杏園心裏想道：果然這八大胡同，只徒聞其名，究不知裏面是怎樣一回事，不如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實地去調查看看。他這樣一猶豫，何劍塵笑道：沒有什麼問題，去罷。去罷！這時，夥計算上帳來，凌松廬搶着會了帳。楊杏園覺得決然而去，對不起人，只得隨着他們下樓，一行四人，出了九華樓，凌松廬的馬車，何楊的包月車，早都攏了過來。江大化對凌松廬道：這一點路，我不要坐你的車子了，我們走了去罷。叫車夫在松竹班門口等如何？何劍塵不覺失聲道：呀！松竹班嗎？凌松廬道：這個呀字，下得可怪，我們非到松竹班玩不可！看是怎麼一回事？何劍塵只是微笑，一聲不響。楊杏園對他們這些話，卻完全莫明其妙，只得低頭跟着他們走。不一會，來到松竹班門口，江大化早一腳跨進大門，楊杏園見那院子拐角上，站着幾個穿黑布袍子的人，坐在幾條板凳上，見他們進門，都站了起來。內中有一個人，忽然提起嗓子，喊了一個似何非何似黑非黑的字音，如雷貫耳的響了出來，不由得嚇了一跳。看何劍塵他們，卻絲毫不爲介意，楊杏園也就裝做沒事似的，跟了他們進院子。楊杏園一看，那些屋子，都是電光燦爛，素簾低垂，有幾間屋子，玻璃窗裏的窗紗，掀起了一隻角，有幾張雪白的面孔，在那裏向院子裏張望。這時跑過來一個穿黑袍子的，低聲下氣的對江大化道：諸位老爺有熟人嗎？江大化正要答話，楊杏園只見南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罵那穿黑袍子的道：飯桶！人也勿認得，便走近了一步，笑盈盈的對何劍塵道：今天是一陣風，把你何老爺吹來了？凌松廬笑道：今天是我把他拉來的，那裏是什麼風。那姑娘便笑着對凌松廬點點頭。

頭道：謝謝你。那穿黑袍子的，早站在南屋子門口一邊，把一隻手高高的將簾子掀起，那姑娘就讓着大家進屋子。楊杏園在這個所在，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進得屋來，少不得四圍觀察一番。這屋子是兩間打通的，那邊放了一張銅牀，上面掛着湖水色湖縐帳子，帳子頂篷底下，安了一盞垂纓絡的電燈，錦被捲得齊齊整整，卻又用一幅白紗把他蓋上。牀的下手，一套小桌椅，略擺了幾樣骨董。窗子下，一張小梳頭桌，完全是白漆漆的，電燈底下，十分的亮。小桌上，一軸海棠春睡圖，旁邊一副集唐對聯，上寫道：有花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上銜寫着花君校書一粲，下銜是書劍飄零客戲題。楊杏園想道：原來這位姑娘叫花君，這副對聯，卻是集得有意思。再看那邊，三面三張沙發椅，中間也是一套白漆桌椅，窗子邊一張小條桌，上面也有筆硯文玩之類，一個小鐵絲盤，裏面亂堆着上海流行的幾本雜誌。右角上一架穿衣鏡，鏡子邊一架玻璃櫥，桌後頭斜疊着一架繡屏。壁上除掛了四條繡花屏外，還有一副集唐的對聯，是卻嫌脂粉污顏色，遙指紅樓是妾家。楊杏園正在這裏觀察，一個三十來歲的娘姨，遞了一枝煙捲過來，他本不抽煙，但是拒絕不抽，一來不好意思，二來又恐怕犯了規矩，只得接了。那花君便擦了一根火柴，替楊杏園燃煙，一面含笑問道：貴姓？楊杏園卻老老實實說了一聲姓楊，便一面偷眼看他們三人怎樣，他們三人坐下，自己也坐下。他們三人喝茶，自己也喝茶。那花君依次問到江大化、凌松廬時，他二人卻隨便說了一個假姓。楊杏園心裏卻很奇怪，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說謊。這時花君和何劍塵坐在一張沙發上，耳鬢廝磨，正在那裏低聲軟語，凌松廬道：好！你們那裏情話喁喁，把客都扔在一邊。何劍塵笑道：那裏是什麼情話！我們是在這裏辦秘密交涉。花君將何劍塵的大腿輕輕一拍，笑道：倘個秘密交涉，你又瞎三話四，因指着楊杏園道：你看人家多規矩！何劍塵道：人家是個十足清倌人，自然規矩了。說到這裏，忽然門簾子掀起了半邊，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倌人，探了半邊身子進來，叫了一聲五阿姐，看見有人又縮轉去了。何劍塵問道：是誰？花君道：是梨雲老七。何劍塵道：你叫他進來坐坐。花君道：好！我去叫他來。說着，一掀簾子出去，就半推